

費縣舊志資料匯編



西中東歸值若主案文書院講
席於其案以見有費邑古蹟攷
一冊以費人而記費事精且詳蓋
三百年來以此作之楊君曰可不敢
出品向世棄置篋中已久子意為

费 县 旧 志 资 料 汇 编

校点者(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 凯 王有瑞 王桂生 刘文宣

宋常荣 季富强 周 德 赵俊臣

继承历史文化遗产
促进两个文明建设

王培廷

九三年一月

鑒古察今

開創未來

邵元辰

一九九三年一月

序

继《费县志》在临沂地区率先面世之后，我县史志战线再传佳音，《费县旧志资料汇编》一书也要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我县精神文明建设的又一丰硕成果，是全县人民的又一件大喜事。

费县上古系少昊属地，春秋时称费邑，战国时称费国，自西汉迄今，建县已有两千余年。其秀丽的山川、富饶的物产、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有的是大自然的赐予，有的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更多的是人民的创造，是生于斯、长于斯、勤劳勇敢的费县人民汗水和智慧的结晶。

在当前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富民兴费是我们这一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而要振兴费县，必须透彻地了解费县，不但要明了她的今天，还要明了她的昨天和前天。第一代社会主义新方志——《费县志》的出版，无疑对我们了解费县的今天和昨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她只记述了近百年来历史，而且着重记述了抗日战争以来费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革命和建设的业绩，对我们了解费县的前天仍有缺憾之处。值得庆幸的是，在《费县志》编纂过程中，县志办公室积累了丰富的旧志资料。这些资料，无论是官修还是私撰，尽管受到时代和阶级的局限，瑕瑜互见，精粗并存，但它毕竟为费县悠久的历史勾勒出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轮廓，显现出灿烂文化的一个个光点，或深或浅地留下了人民创造历史的印痕，或多或少地反映出人民汗水和智慧的结晶，其认识价值是谁也无法替代的。对我们了解费县的前天，是较为系统、集中、具体、翔实的信息源。把这笔历史文化遗产挖掘出来，使

之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实在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近几年，我有幸参与了《费县志》编纂的领导工作，和县志编纂人员有了较多的接触，他们对史志事业的执着，对工作的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以及淡泊名利、甘于吃苦的精神，使我深受感动。《费县志》刚刚付梓，他们又不顾鞍马劳顿，再接再厉，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认真细致的工作态度，投入旧志资料的整理工作。逐字校点、逐段斟酌，呕心沥血，艰苦倍尝，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终于使此书呈现在全县人民面前。为此，我代表费县县委、费县人民政府，向为此书付出了辛劳的人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当然，旧志毕竟是旧时代的产物，只有认识和借鉴价值，面在校点过程中又只能做文字上的处理，不能加入今人的观点，其认识和批判的过程只好留给读者。因此，在阅读和使用这部书时，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批判地吸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

费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费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

徐宜宇

1992年12月

校 点 说 明

校点时主要注意了五条：

- 一、照录原文，不妄动一字。
- 二、不加评论。
- 三、不加注释。
- 四、保持原文全貌，对三部分之间出现的交叉重复未予裁汰。
- 五、不保留正文中的插图。

为适应当代人的阅读习惯，行文格式有如下变更：

- 一、原版竖排改为横排。
- 二、改变了原版的字体、行次、页码。
- 三、以不同的字型标示原文的编章节目。
- 四、划分段落。
- 五、断句、加标点符号。
- 六、改繁体字为通用的简化字。
- 七、以小括号标示原文中的夹注。

断句、加标点时有三点须说明：

- 1、文字残缺、文意难明之处未予断句。
- 2、为醒目计，一些不规范的书名勉强加了书名号，如《续录》（《续山东考古录》）、《通志》（《山东通志》）等。
- 3、原文中引文有较大的随意性，或率意变通，或掐头去尾，校点时受条件限制又无法一一查对，为表述的需要大都勉强加了引号。

变繁体字为简化字时有四点须说明：

1、原文中出现的明显错误，如“李彦博”印成“李彦傳”等，校点时随手予以订正。

2、在异体字、通假字、漏字之后并列本字，以中括号标示。

3、保留衍文。

4、原文中残缺的字或校点时模糊不清、无法辨识的字，以方框或“下缺”二字标示。

目 录

费县志

卷首	9
卷一	19
卷二	27
卷三	56
卷四	84
卷五(上)	89
卷五(下)	111
卷六	135
卷七	147
卷八	168
卷九	176
卷十	186
卷十一	222
卷十二	253
卷十三	281
卷十四(上)	294
卷十四(下)	308

卷十五	321
卷十六	334

费邑古迹考

第一卷	342
第二卷	345
第三卷	351
第四卷	354
第五卷	357
第六卷	360

费县乡土志

卷上	372
卷下	384

重修《费县志》序

费志之失修，至今已二百余年矣！夫此二百年中，政治之废兴，风俗之移易，以及夫功名节义、物力财产，其盛衰丰耗既不可以无记；又咸丰、同治之间，捻匪、土匪肆扰，县境南半被荼毒者几及十年，乡团之后，继以大兵，始就廓清，一时忠义之士舍性命以卫乡闾，而妇人、女子亦往往舍生蹈义，视死如归，斯皆纲常名教所关，不当听其湮没。倘迟之又久，不惟前事愈远而愈难稽，即此数十年间，当时之人所目见耳闻者，亦渐归于泯灭。固官斯土者之咎，抑斯邑之士大夫亦与有责焉！

岁在乙未，予既摄邑篆，爰进邑之士大夫，相与商之，咸以为然。于是采访任之绅耆，集资任之社长，越数月，略有端倪。检阅旧志，既简且疏。自维鄙陋，不学无文，加以簿书期会，力亦不逮；且费为名区，地理山川考证宜核，然非生长斯邑者不习。以郦道元之博，而《水经注》且不免有误，况鄙陋如予，敢轻言操笔乎！

时同年杨子翊宸实主讲席，更并延李子吉人、朱子旭亭、王子泽山受夫，同为总纂。又数月乃写有定本，付之剞劂。同年刘子醒山广文，与予有同志，且任分辑之劳焉。是志之成，翊宸、受夫之力为多。翊宸为予言，前令某某尝有此愿而未逮，今顾子一年之间得观厥成，岂非厚幸欤！

将竣事矣，余适当瓜代之期，爰述其始末如此。

光绪二十有二年午月二十日，署知县事保安李敬修记。

重修《费县志》序

邦国之志掌于小史，四方之志掌于外史。而土训、诵训得以地图、地俗、地事入告，以施其政令。诚以一方之掌故，即一方之人心所系，利害兴废，因革损益，藉资考镜，非徒以备故府之藏已也！

费于《禹贡》为徐州之疆域，于鲁侯为公族之分封。圣人化行之邦，贤人钟毓之地，学道名区由来尚矣！胜国以前，典章文物荡焉无存，考古之士恒有“不信无征”之叹。康熙己巳，黄侯学勤慨然兴修，匆促成书，不无缺略。自斯迄今又二百年矣，政令所垂，掌故所著，若者关利害，若者肇废兴，若者从因革，若者参损益，载籍无稽，官斯土者何以昭法戒焉！加以咸同之间，伏莽窃发，幅捻构难，忠臣志士捐顶糜躯，贞女烈妇完名抗节，其待彰阐者，实守土之事，而都人士夫亦弗能辞其责也！

岁丙申仲夏，余奉檄权篆费邑，与同年李子济生交相为替。闻有重修志书之举，广文刘子醒山、院长杨子翊宸为之辅，喜其有所取资也，复知其将观厥成也。数月来，邑士之贤者王子泽山受夫又以副本嘱为删定。余才识鄙陋，又鞅掌于簿书，辞之不获，因于案牍余闲，翻阅一过，为序其略归之。

时光绪二十二年仲秋，权知费县事温陵陈槩伦 谨序。

重修《费县志》序

初，余之选司费铎也，诣抚宪张勤果公。公谓余：“子平原宿儒，今议重修《山东通志》，将何以教我？”余以不敏谢。公固问焉，乃作而言曰：“一统之治自州县起，一统之志亦当自州县始。康熙、雍正间，遂修《大一统志》，皆诏各省先修通志，而通志之修，取材各府、州、县。自今通飭郡守、牧令，凡旧志之失修者，一律增修，各呈新志。而《省志》集其成，易为力矣。”公曰：“子言良是，然未可以迫期也。州邑之志，必上有良有司，下有贤绅士，同心协力，相与有成。彬彬乎质有其文，灿然大备，而后作为志乘，可法而可传也。否则，非奉行具文，即藉端生事，其弊有不可胜言者，故曰‘未可以迫期也’。”其后，果有修志以呈者，皆牧、令之贤者也。

及余来费，见邑宰王又泉明府，与言修志事，明府曰：“此余之夙愿也！前令亦曾有是议，惜此间无可与谋成者，余又不才，以故因循者久之。”迨许仲康明府未摄篆，复谈及之，意见颇合，将谋兴举矣。会海氛孔炽，左忠壮公尽节，人心惶恐；曹属土匪又滋，奉委团练，保护乡闾，而其谋中辍。

岁乙未，同年李济生庶常自榆山奉檄尹兹土，政平讼理，时和年丰，爰倡议谋兴修。其时王东麓刺史自江南解组归来，贾益轩大令自陇西脱簪归未，李如三大令先自蓟北奉讳家居，山长杨翊宸广文亦以高捷南宫，卸漳南学篆，来主讲席，又有李吉人孝廉、朱旭亭明经等相与总理其事。筹资采访，量能分任，纲举目张，规模略备。便邀吉人、旭亭及东麓之哲嗣受夫孝廉，就书院开局，协同山长，依类分纂。而济生明府总其成，幕友肥城范桂村佐之。先是，山长留心志乘，随时编辑，凡有关考据者，命其少君晋三昆仲集录成帙，以备修志之助。兹复详加考证，参以《通志》、府志、旧志并汪氏志稿、李氏《文献存征》，山若河，脉分条析，又得及门彭赞臣亲历绘图，瞭如指掌。受夫家学渊源，见闻宏博，为山长高足、除山长考订外，余事多出其手。故济生明府志序云“是志之成，翊宸、受夫之力为多”也。

旧志《金石》缺如。今拟增补斯卷，而采访未有专责。适王泽山明经自都门旋里，博学好古，延为《金石》采访使。穷险追幽，不憚劳瘁，凡五阅月，而所得甚夥，美不胜收。及归局分纂后，拟为另集一编，刊作《费邑访碑录》。并拟将所采碑石俱扛集学宫，构亭覆之，以图永久。倘斯举告成，又为艺林添一段佳话矣。

丙申春，王一卿同年自大梁乞闲归，重加参订，益致周详。书竣，正事开雕，而李明府调补朝阳，爰偕同僚、诸绅煮酒相饯，乞留序文。明府举樽濡毫，一挥而就，掷觞与笔，而上马去矣。独此悒悒离怀不能释然，邑人士攀辕卧辙，至有黯然泣下者。一卿同年送行诗云：“使君策马含情去，父老擎杯有泪倾。”盖道其实也。

陈剑门明府下车伊始，即访山长诸君，核度志书。其识见之宏通，议论之正大，与旧令尹大略相同。用是，父母斯民前召后杜不是过矣！

又阅月而刻成，诸绅董囑余详叙之。夫志与史相表里，史昭法戒，故笔削宜严；志备考征，故搜罗宜广。是志也，诸君广为搜罗，明府详加笔削，以志乘之文章，寓史书之体例，首载《纶恩》、《巡幸》，以为一邑光宠；照诸志善本，酌定卷次，诗文各附卷末。志书也，而史笔具焉。

稿之甫脱也，先即缮清一编，上之《通志》书局，以备掇拾。迄今喜观厥成，又深佩明府之深仁厚泽，邑人之急公好义，升平景象宛然在目。勤果公所谓“良有司”、“贤绅士”、“未可迫期”者，何幸于吾身亲见之哉！使天下牧令尽如费宰，而天下治矣；尽如费宰之相

承，而天下可长治矣！故余乐道其详，俾来者如见其盛。

至于“闵子宰费”之说，原本《家语》，实为王肃伪作，最足污辱先贤。《鲁公仙真记》采录稗说，亦未免小视鲁公，而学官碑采之，以王左海之文也；鲁公碑阴录之，以米襄阳之书也，阅者自当分别观之。是为序。

光绪丙申夏六月，平原刘宝鼎撰。

增修《费县志》序

余幼年曾此就学，诵读余闲，流览邑乘，叹其岁久失修。每语同学曰：“此守土之责也。他日承乏兹土，当重修之。”今春，奉檄来权斯篆，甫下车，调征县志，则未申间前令李济生太史揭有成书，是真先得我心者。披阅未终，而土匪滋扰，乃偕邑汛孙守戎率兵勇、督乡团驰驱边境上，且剿且抚，不遑食息。嗣因诸务繁巨，备极经营。秋来，时和年丰，人安俗静，复取而卒读之。见其体例精严，取裁审当，参笔削之微旨，萃史传之精华，固足征太史之大手笔，亦由同寅及诸绅相与翼而成之也。顾其间不无鲁鱼亥豕之讹，询之刘醒山广文，曰：“当时新旧交替，急付梓，诚有不暇详较者。每拟正其误，补其缺，有志而未逮也！今辱明问，正其时矣。”余闻而喜且跃，怦然有触于怀，爰同醒山广文，邀杨翊宸山长、王一卿年伯，及当年同事诸君重加订正。谨将左忠壮公上邀恤典敬登之，以光志乘。

是岁，庄一泉庶常入词林，庄仁卿选拔、陈鄂泉优贡，均朝考以知县用，则又人文之翹楚者。其他遗献遗文皆得依类增入。二百余年之缺文，及身而观其备；二十余年之宿愿，假手以告厥成，其愉快为何如也！欣然命笔，作为增修之序。

光绪二十四年，岁在戊戌，冬十一月既望，署理费县事大兴陈璠撰。

续修《费县志》序

往岁，余就铨京师，得费宰，即于都门识其邑人王梅生比部、王时甫民部两主政，王燕泉编修。是岁，庄一泉孝廉捷南宫、改庶常，庄仁卿选拔，陈鄂泉优贡，均朝考以县令用。人文荟萃，时相过从。因问此间山川人物、风俗民情，金谓前邑侯李济生太史重修邑乘，详备明确。莅其事而读其书，有以知夫疆宇之夷险，民物之盛衰，政令之张弛。即与一邦之治思过半矣。

今春二月抵任所，征志书，则前任陈小蓬司马与刘醒山广文、杨翊臣（宸）山长，方兴增补校订之役。簿书余闲，少参雠校，见其详略得衷，记序有法，视旧志诚为完善。而其斟酌至当，则尤在《人物》一志。

夫志之修也，沿革、建置、分野、舆图与夫河山之形胜、土物之丰饶，惟是衍前志，袭旧闻，订其讹谬，补其缺略焉耳。至于人才之出，与世代兴，胪列人物，则参以史笔而稍殊史例。史官载笔，所以寓褒贬，示劝惩，故善恶贞淫并登简册；志乘之修，则隐其恶而著其美。且以征乎潜德而发其幽光，是以采取虽广而笔削维严，徇人之见所不敢存。昔人以人物为重，信哉！余披览志书，时与贤士大夫上下其议论，兼以质一时之读是书者，莫不谓然，非余之阿好也。书既成，聊志简弁，并继陈小蓬司马捐产助资。后之君子踵而修之，尤余之所厚望也夫。

光绪二十五年，岁在己亥冬十一月朔有六日，知费县事大兴谢曦撰。

《费县志》原序

古人云：“方輿之志与国史相表里。”旨哉斯言！夫志以纪事，事以传信，信以昭法。举一邑中利害兴废、因革损益之故，无不括之于志。俾生于斯、官于斯者，如镜如衡，瞭于目而指诸掌，劝戒垂焉；轺轩之使观风其地，亦若烛照而数计，采择备焉。邑志之所系若此，盖可忽乎哉！

费，《禹贡》徐州之域，为鲁侯公族分封，城墮三月，费首听命，固宣尼所化行处。至若季孙行父相三君无失德，子羽、子游相得称善，以及点之狂、宪之狷、子舆氏之省身守约，皆生长东蒙、南武间，古所称“学道之邦”也。自胜国隆、万而下，版章散失，故典无传，疆域星野之辨，山川形胜之详，政治贡赋之污隆盈缩，以至风土人物、典祀艺文，仅旁见于断简残编，与夫传闻野录，不信无征，识者以为浩叹久矣。

黄令以壬子乡荐，丙寅秋分符斯邑，越明年政成，举废兴坠，皆有次第条理。以邑乘久淹，慨然捐俸请修，偕邑绅士考证旧闻，搜罗轶事，条分缕析，各极其详，百年阙典，一旦灿然大备，铨次成帙，求余数言弁首。余翻阅竟读，嘉黄令之志而重有感焉：士生斯世，儻爵析圭，奉天子命来为民社长，不知尽一能、效一长，徒虚糜廩禄，负朝廷而羞当世士，岂少也耶？黄令以循良报最，行牧沔阳，余亦奉命观察东粤，而此志剞劂适竣。余既喜得贤吏，又喜此志有裨于费，足为后人鉴，且为采风者所尚也。是为序。

时康熙二十八年己巳孟夏之吉，山东分巡东兗道、今升广东按察使司、武清李炜撰。

《费县志》原序

杨侯之宰是邑也，政清刑理，公庭晏如，绰乎其有暇也。尝披阅邑志，俯而叹曰：“是何字多鲁鱼亥豕，而事亦渗漏不备耶？允若兹，何以传后？”遂卜日择馆，命余校讎，以复饒梓。其劳诲之厚，惟欲该古今、辨族类、匿名实以成章。

顾余淮西鄙人也，恶足以与于斯文哉？但德音骤届，恩旨绸缪，固有不得而辞者。祇承之日，惴惴焉惟以辱命是惧。乃就谋于魏子其楫、刘子铨、李子嘉录、王子慎，博搜典籍，参酌时制，黜异厘讹，而补其逸，逾月乃成矣。余因为之说曰：“志者记也，记载其事于不忘者也。古者列国皆有史，以记时事，兹非其遗意也欤？”余尝览其凡而愿举其切焉。

夫费县之地多山川，志以记山川，则有高峰入云，清流见底者焉；因山川而产人物，则记其钟灵毓秀、规圆矩方之英也；因山川而来流寓，则记其采薇茹芝、日光玉洁之人也。关子邑之政事者：记学校，则见其振德孔殷，恳恳以责其成；记农桑，则见其禾稼根株，菽野盈畴，时育以待其用；记风俗，则见其淳朴敦庞之底于治焉；记里社，则见其地辟民聚，男耕女织之遂其生焉；记徭税，则见其出纳维允，日力不爽，审量详度之得其平焉；记营建，则见其取彼材木，就此规画（划），不伤财，不害民之各新其制焉！兹固是志之大观也。

嗣是而记鲁公为仙，似若可疑，殊不知天地间凡可毁者形也，其不可毁者理与气也。公之被害也，持（特）其形之毁焉耳。刚大之气固与天地常存，而人之见之者，亦气之感遇而聚

焉者也。岂必炼精悟真、控鹤骑羊、白日飞升，然后谓之仙耶？鲁公忠矣，臣之准也。

记有仲由、曾、闵，则闻而知之者，或以之负米，或以之耕养，或以之善事后母；而老莱之寓，则以之戏娱以安亲矣。兹志行而民兴孝，此非其切于日用之常者乎？数子之孝信能修之于家，而为愚夫愚妇之可与知与能者也。

大舜有大焉。今之历山，舜尝耕之；今之雷泽，舜亦渔焉。夫舜以圣人之德，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而尊富享保之兼全，而孝大矣。诚使鸡鸣而起，草草以为善焉，则亦宁非舜之徒也欤？要之山川之形胜，动静之理也，一感遇焉，而仁知（智）满矣。人物之称述，则先民之遗矩攸在，而激劝之典常存。隐逸萃止，本幽人之贞，而康顽起懦之风实赖之也。政事之均，则以俟后之君子，而人得蒙至治之泽；忠孝之传，则以启后之来学，而人得闻大道之要。是志也者，夫岂托之空言，而无益于实用也哉！又岂徒小补于兹邑，而无关于天下也哉！此侯之所用以修辑者也。乃若侯之善政，固以列之荐剡，登诸纪录矣，余亦不敢以复赘。

杨侯讳果，字汝实，号槐泉，山西阳曲人。其二之者，则高两川，讳朝用，字晋卿，斯人也，交河之俊，而实有功于赞政者，法得以均书。

教谕施伯祚撰。

原跋

黄侯修《费志》，监司李公序之详矣，余何敢赘。独念乘史乃一邑公事，绅士、大室皆与有责焉，共谋捐资，以襄厥成，亦其义所宜然。初，亦有为是说以进者，侯断然以为不可，曰：“若此，则志将有不可问者矣。”嗟乎！非读书有识不能为是言，非为善有力亦乌能是事耶！方今职官之俸，原自无多，费邑瘠瘵，尤有难者。侯独食无兼味，衣必浣濯，而犁耜梓刊之经费，竟以身任之，而不求助于人。以朝廷养廉之资，为职方载籍之传，此岂俗吏所能为者！于是，征文考献，取其有关名教，而浮华之词所不录矣；节义孝行，取其事迹辉煌，而附会之说所必汰矣；古迹先贤，取其史可据，而传闻之误所必折矣。直指微言，悉以见忠厚至意，虽哀集校讎有其人，而总受之于我侯慎审之一心。是以书成，而披读之下，览其民情土俗，而事观其丕变；览其山高水长，而如被其清风。以是知朝廷题柱而特简之者，良有以也。余亲承其下，而乐观其成，敬进一言，以识其后。

费县儒学训导王玉 谨识。

原修《费县志》官绅衔名

知费县事南陵黄学勤敏若纂修。

儒学教谕李瑞辑五、儒学训导王玉荆石同校。

儒学康膳生员王简参订。

岁贡士陈介吉、邱吉生、刘澄清，儒学康膳生员王克振，儒学生员孙德、朱得舒、王璋、魏衮采辑。

典史高拱极督梓，毛阳镇巡检朱鹏孙、关阳镇巡检张养蕴，同督梓。

（吏房书朱淑宪誊稿，礼房吏尹秉心鸠工。）

重修《费县志》职衔姓氏

总纂 赐进士出身、同知衔、署理费县知县李敬修。

参定 同知衔、署理费县知县、癸酉科优贡陈榮伦。

协理 费县教谕、辛酉科拔贡刘宝鼎，五品衔、费县训导、岁贡杨乃驊，蓝翎同知衔、前任甘肃皋兰县知县、甲戌科进士贾汝谦，五品衔、前任河南襄城县知县、庚午科举人、辛酉科拔贡王薪传，四品衔知府用江苏候补同知、直隶州知州、前任邳州知州王肇震，同知衔、前任直隶栾城县知县李琢，五品衔、候选布政司理问王英远，江苏候补典史陈家城，六品衔监生李焰。

撰次 肥城县学优廪生范鸿林，截取知县、前任恩县教谕、丙戌科进士杨佑廷，候选教谕、庚午科举人李成信，戊子科副贡、癸酉科拔贡朱峻，辛卯科举人王景祐。

撰次兼总访金石并搜遗 候选教谕、乙酉科拔贡王咸昌。

总访山水并古迹 廪膳生员彭美襄。

监梓 五品衔主簿用费县典史赵德馨，蓝翎、五品衔、费县汛把总孙士廉。

理局(兼采访筹款) 六品顶戴、候补把总王登丰，附学生员赵汉图。

各社采访 辛卯科举人庄清吉，甲午科举人孙绍康，试用训导、廪贡林光照，议叙主簿、附生王相如，五品蓝翎、县丞、增贡闻鲁瞻，六品顶戴周佑臣，六品衔、庠生姚省斋，六品衔、监生殷澄泰，六品顶戴、监生赵连三，从九品李启伟，奎文阁典籍王冠瀛，四氏学附学生孔昭礼，恩贡生庞绥来，例贡生李启鸿、李殿梁，岁贡生顾金镜、杨凤纶、孙鼎荣、高自新，廪生英维馥、阎逢源、卜广潞、李家声、陈世昌、姜树榛、陈星海、杨嘉锡、汪时运、王承绪，增生刘春华、杨升阶、朱景颐、朱桂山，附生李灼、李宗之、薛凌云、武鹰扬、朱晨、王存仁、邵元祺、郭海源、王莹炜、谢义安、汪鉴臣、李宪周、王光彦、张金鉴、王坦、崔兆桂、吴梦九、王霁云、王者香、刘奋庸、李式彬、王昭来、韩书城、王咸和、高折桂、陈珮珊、杨垣曦、杨垣旭、王锡龄、邱培世、吴鸣谦、王廷瑞，监生孙鹤龄、孙殿桢、张凤桐、王右文、王玉瑞、卞贵颜、孙殿棠、孙向荣、刘奎增、邵会斗(武生)、李典彝，童生韩书田、邵九成、朱崧山、顾广鲁、晁凤池、徐道源、李敬颜(闻鲁瞻、殷澄泰、赵连三、王冠瀛、李殿梁、邱培世、吴鸣谦、孙鹤龄、孙殿桢、张凤桐、王右文、王玉瑞、卞贵颜等均兼筹款)。

筹款 刑部主事、廪贡王鉴远，布政司理问邵会澄，五品顶戴、议叙六品、增贡杨傅廷，候选县丞朱廷梁、焦维城，奎文阁典籍邵性耐，候选从九杨建义，奎文阁典籍毛立广，百户李元杰，蓝翎、候补把总李克爱，六品顶戴刘凤廷，乡饮大宾郑宗贤，介宾杨铭盘、刘永杰，附贡生宋文炳，贡生魏永龄、李英新，附生王邦杰、王启昌、王采臣(奉祀生)、卜习吉，监生李灿、李开绪、王魁三、唐锡纪、马景文、陈德祥、郑传珠、徐扬元、刘鸿宾、刘清润、张淑武、谢抡俊、牛站、陈殿起、王邦昌、刘春亭，武生王开吉、曹淑魁、张象臣、耆宾杨复申。

绘事 邑人 王性德

刻工

续修《费县志》职衔姓氏

督修 花翎同知衔、特用直隶州、署理费县知县陈瑗，花翎同知衔、特授费县知县谢曦。

协修 费县教谕、辛酉科拔贡刘宝鼎，五品蓝翎、翰林院待诏衔、候选教谕、署费县训导张燕彤，四品衔、前任河南襄城县知县、庚午科举人、辛酉科拔贡王薪传，蓝翎同知衔、前任甘肃皋兰县知县、甲戌(戌)科进士贾汝谦，截取知县、前任恩县教谕、丙戌(戌)科进士杨佑廷，戊戌科进士、翰林院庶吉士庄清吉，辛卯科举人王景枯。

参修 光禄寺署正衔、候选训导、廪贡生陈世昌，蓝翎五品衔、候选县丞、增贡生闻鲁瞻，五品顶戴、候补把总王登丰，附学生员赵汉图，附学生员王玉璐，甘肃宁夏县学客籍生员孙逢吉。

刻工 邑人 张鸿宾。